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十九路軍淞滬抗战回忆……蔣光鼐　蔡廷鍇　戴　戟（1）

第五軍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經过 ……張治中（15）

我參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宋希濂（28）

关于淞沪抗战的片断 ……李以劻（44）

榆关失陷前后 ……何柱国（51）

抗了半年战一枪也未放 ……郑殿起（61）

"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謀 ……鄒立敬（66）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 ……麦朝樞（74）

"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 ……何公敢（92）

閩西計口授田紀略 ……田竺僧（104）

我参加"討伐"十九路軍战役的回忆 ……宋希濂（108）

蔣介石消灭十九路軍战役的經过……符昭騫　郑庭笈（124）

复兴社的興起 ……康　澤（133）

CC的扩張活动 ……赵　泰（151）

楊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經过 ……沈　醉（165）

我所知道的抗战前山东乡村建設派

　的活动 ……东暢整理（172）

China

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 何思源(194)

质疑·补充·订正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曾祥华(229)
关于尧乐博士任哈密专员的补充……郭清德(233)
对《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的几点补充……熊顺义(234)
关于《川西起义经过》的订正……雷云仙(236)
正所谓张澜借洋房给戴笠之误……光　光(238)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
　的更正……王稼夫(239)
关于张露萍同志史实的订正……李任夫(241)
关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后》的订正……张醒村(242)
补充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几件事……曹福谦(242)
对《记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更正……黎照寰(244)
关于邹静陶在东北所任名义的更正……邹静陶(244)
对《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部分史实的补正……王天锡(245)
对《张绍曾事迹回忆》的补正……白廷黄(247)
对《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的补正……金汉鼎(249)
对《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的更正……章异之(251)

附　注：

对《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〇五页

对《"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八二页

对《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五二页

China

十九路軍淞沪抗战回忆

蔣光鼐　蔡廷鍇　戴　戟

一　淞沪抗战的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島、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鬧事挑衅活动。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軍事侵略的阴謀，派遣軍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駐华軍唆使所謂"居留民"集会游行，搗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閘北区还发生日僧五名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就在此时，日本領事村井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閉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閉上海《民国日报》等的无理要求。当国民党政府还沒有作出答复以前，日方又在1月26日发出了所謂"哀的美救书"，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內（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村井的要求作出"圓滿"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国民党上海市长吳铁城秉承蔣介石的屈膝投降政策，无耻地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在限期前封閉了抗日救国会，以打击爱国力量的手法来謀求对日寇的妥协。不意在村井表示滿意之后，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在当晚发出了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我十九路軍立刻退出閘北让給日軍进駐。盐泽沒

China

有等待中国政府答复，就下令开始軍事行动。午夜11时余，日海軍陆战队向閘北我軍进行突襲，我軍奋起自卫，向日軍还击。淞沪抗战在日軍不宣而战下爆发了。

二　十九路軍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抗战呼声，响遍全国。十九路軍駐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紅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內战和团結抗日；調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傳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軍人爭人格的决心。当时我軍有些部队的駐地，靠近日軍的营房，彼此可以望見，我軍官兵故意每天在日軍面前举行野外演习，让日軍知道，屈服退让的是国民党政府，十九路軍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軍广大官兵虽然早有抗战的决心，但我們在組織上的准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特别是跟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軍比較，更相差很远。敌人在发动“九一八”、“一二八”战爭以前，是經过长时期的动員工作的。而我們呢，政府既坚持不抵抗主义，当然談不到准备；十九路軍本身从“九一八”起，連官兵軍餉都領不到，要做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当时調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寇的眞正企图，看得也很不准确。国民党政府沒有給我軍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我們直到战爭前两星期，才从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中判断日寇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我們的軍事布置工作，是在1月15日以后开始的，距战爭爆发还不到两星期。但在这段时間里，我們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們能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够有效地打击日寇的关键所在。1月23日，我軍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駐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的緊急軍事会議。参加这个会議的有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張冀、区寿年、翁照垣、黃固、林勁、丁榮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熹、張君嵩、顧高地、徐义衡、楊富强、鍾經瑞、李扩、鍾桓、云应霖、黃曦、王貽鐌等。蔡廷鍇、蔣光鼐、戴戟等都在会上讲了話。蔡廷鍇在会上說："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們尋衅，处处都在压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戴戟在会上說："天下兴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我輩只有尽軍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蔣光鼐在散会前說："从物质方面說，我們当远不如敌。但我們有万众一心的精誠，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們还有二、三万人，寘不能挽救中国嗎？"

緊急会議討論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軍粮物資等在內）。所有参加会議的人，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根据会議决定，在下午7时向我軍各部发出如下密令：

一、据报日方現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締爱国运动并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軍以守卫国土，克尽軍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軍队确实向我駐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鉄道以北至吳淞、宝山之綫，扼要占領陣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鉄道綫（包括鉄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涇之綫（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領陣地。

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該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

China

軍，确取联絡。

鉄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張君嵩指揮。

丹阳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維寿师为总預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該地軍队高級指揮官指揮。

四、总指揮部移駐眞茹。警备司令部仍暫駐龙华。

1月24日，蔡廷鍇与区寿年、譚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召集十九路軍駐苏高級将領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飯店举行紧急会議。蔡廷鍇在会上表明十九路軍抗战决心，并傳达解釋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的駐軍将領，也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結抗日。

两次会議以后，十九路軍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准备。全軍动員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三　淞沪抗战的經过和我軍的撤退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軍在閘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軍翁照垣部襲击。我駐軍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項"如日本軍队确实向我駐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規定，当即給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軍就用鉄甲車二十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閘北各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經北新涇到达眞茹車站，設立临时指揮部，依照原定計划，以电話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閘北、南市一带濫施轟炸，战火逐漸扩大，但在我軍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軍先后截获其鉄甲

China

車三辆，毙伤敌軍甚众。

敌方因进攻沒有得手，第二天晚上20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領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我們明知其为緩兵之計，但我軍也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綫停止战斗，严密戒备。指揮部同时即将原駐鎮江以东的六十师調到南翔、眞茹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調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綫，加强防御。

29日上午1时，我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略謂："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殘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紛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閘北侵我防綫，业已接火。光爾等分属軍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十九路軍总指揮蔣光鼐、軍长蔡廷鍇、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1月30日，日巡洋舰三艘、驅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并随带陆战队五千人到沪。敌軍增援后，对他們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抵賴，在31日23时，再度向我閘北防地猛攻，仍被我軍奋勇击退。

战爭的第一个星期，始終在閘北范圍进行，敌軍絲毫沒有进展。2月4日，敌軍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吳淞一带，各綫均展开了猛烈战斗。結果，在閘北方面向我青云路进攻的敌軍被我击退，吳淞屹然无恙，江湾敌一联队（即一团）被我包圍歼灭。我軍乘胜反攻，各綫激战达九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敌軍这次的总攻。敌司令盐泽幸一也因此被免职調回本国。

接替盐泽幸一而到上海的是海軍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軍續有增援，海陆空軍已增加到近万余人以上。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記者說："日軍渡过蘊藻浜之日，即为日軍行动終止之

China

时。”又說:“日軍在吳淞踏平华軍濂沟之日,为时不远。請諸君拭目相观,屆时即可結束华东之抵抗。”野村的口气,虽然也很驕傲,但与盐泽在战前所說“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狂妄态度比較,却較为圓滑一些,也反映出日軍指揮官在遭到坚决抵抗以后,不再敢那么趾高气揚了。

2月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閘北投下了大量燒夷彈,同时用大炮轟击;一面向蘊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我守軍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战况的剧烈,为战事开始以来所仅見。至晚7时,我軍将进犯蘊藻浜之敌,全部击退。

吳淞方面,当閘北战事重起时,日寇曾分一部分海空軍向吳淞炮台和吳淞鎮进犯,另有一股进襲吳淞附近的張华浜。2月4日,敌集結大小战舰二十余艘,飞机数十架,对准我吳淞炮台輪番轟击。至2月7日,炮台全部被毀,但我步兵仍坚守陣地,浴血阻击,使敌无法登陆。在蘊藻浜南端淞沪鉄路桥梁旁的敌軍,也被我七十八师守軍击潰。2月13日,我駐守蘊藻浜北端紀家桥的六十一师出击部队,也奋勇击退了强敌“久留米”师团的主力。敌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吳淞守軍的計划,完全被我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已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謙吉接任。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軍約达万余人。植田謙吉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談話。他說,他要迫使十九路軍撤退。2月18日,植田謙吉向蔡廷鍇提出了如下的“哀的美敦书”一件:

本职基于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达到任务,热烈希望,茲对貴軍、通告左开各件:

一、貴軍应即从速終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現据之第一綫撤退完了。于2月20日午后5时以前从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桥鎮及蒲松鎮之綫起算,黃浦江东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岸由連結烂泥渡及張家桥之綫起算，各从租界境界綫向北二十基罗米突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炮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炮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并不新設之。

二、日軍于貴軍开始撤退后不行射击轰炸及追击动作，但用飞机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后，日本軍队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园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綫撤退完了之后，日本軍为确实实行起見，派遣有护卫之調查員于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帶日本国旗，以資識別。

四、貴軍对于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項保証如不完全，日方当采用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区域)外国人之保护，容另商議。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1月28日吳市长(按：指吳鉄城)对于村井总領事之約諾应严重实行；关于此項，当另由帝国外务官宪对貴国上海行政长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实行时，日本軍将对貴軍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其結果所生之一切責任，应由貴軍負之。

蔡廷鍇接到植田这个荒謬絕倫的"哀的美敦书"后，即送蔣光鼐，决定召集高級官长会議。大家在会上看見这个文件都很气憤，指揮部立即下令前綫部队集結炮火向日軍陣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复文。

这时，敌全部兵力約已有二、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門，并有陆战队分布次要战綫，敌舰数十艘集中于吳淞口，飞机增加为六十余架。

2月20日晨，敌发动又一次总攻。先以大炮分向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張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楊树浦进犯，来势甚凶。我軍在装备上比敌人差得多，但与敌人接战了二十几天，取得了一些經驗。当敌人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軍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軍接近时即以手榴彈还击，敌人攻势每为

China

我击破。向我炮台湾进犯的敌軍，被迫后撤。閘北敌軍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殘余兵士向沈家湾溃逃。江湾、庙行間的战斗也激烈异常。这两处陣地位于閘北与吳淞之間，形势重要，是敌攻击的重点。21日起，在敌酋植田亲自指揮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我冲击，敌我死伤均重。延至23日黎明，敌試图从江湾卓站包抄我江湾鎮，我軍对敌冲鋒多次，彈雨血花，杀声震野，敌不支溃退。我生俘敌营长空閑一名及士兵数百人，繳获步机枪数百，江湾陣地始終确保。庙行方面，敌从22日起，向我竹園墩間的麦家宅陣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終日不停。我八十八师二六二、二六四两旅奋力抗御，正在危急时，我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陣地終于轉危为安。此役敌遭受重創，当晚敌第九师团有一部分散兵，逃到楊树浦汇山碼头一带，企图覓船回日，其狼狽情况，可見一斑。

此后一連几天，敌方继續用飞机大炮向我陣地轟击。至25日，敌向庙行前綫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六十一师一二二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进攻，炮火集中在金家碼头一带，十几分钟內，落彈数百发。古团几乎支持不下，經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預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坚持。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軍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場庙的敌人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陣地終于收复。至是植田所布置的总攻計划也宣告破产。

此时，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潛水炸伤，日本国內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但当权派騎虎难下，仍然进一步布置軍事行动，改派前田中內閣陆軍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并加派姜刘隆为副司令官，增調三师兵力和飞机两百多

China

架来华，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而我軍防守的战綫綿延百余里，战斗一个月，人員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給又无望，所以当时处境极为困难。

2月29日起，敌人在白川部署下，再度开始新的总攻，閘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都展开激战。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我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敌軍全部向狄思威路退却。其他各处战斗，也都极剧烈。閘北八字桥形成拉鋸战，我方三失三得，伤亡不少。敌人死伤极大，遺尸累累，其联队长（团长）林蛹大佐被击毙。

3月1日敌又开始新攻势，閘北战綫，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向楊家楼方向扑攻，用重炮、鋼炮、野炮和飞机連續猛轟，步兵乘势进襲，白刃相接，血肉横飞。七十八师一五五旅扼守广肇山庄附近，仅营連长即死伤十二人之多，士兵死伤过半。庙行方面，敌从两路进犯，我軍全力抵御，杀死敌軍甚多。我又調浏河一团增援，終将一度失去的陣地夺回。但由于浏河守軍大部已調到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敌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浏河淪于敌手。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軍是知道的，所以請軍政部速派两师馳援浏河，但軍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后，我軍側面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軍退守第二道防綫（即嘉定、黃渡之綫）。我軍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終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憤填膺、声淚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3月2日，十九路軍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

"（上略）我軍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軍械之犀利，运輸之敏捷，賴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鋒。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軍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

China

战綫，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側面后方，均受危險，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綫，从事抵御。本軍决本彈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爭。到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訂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从5月9日起，日軍自浏河、嘉定、南翔等地撤兵。十九路軍也已調离原第二道綫，开往福建。

四　各方面对十九路軍抗日战爭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羣众組織，展开了对十九路軍的热烈支前工作。他們策动各界人民組織义勇軍、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輸队等等，有的在前綫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如前綫冲鋒时，需要大量手榴彈应用，我軍請軍政部发給被拒絕时，就由总工会动員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彈"运往前方供用。凡前綫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資、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社会組織募集和供应。連前綫战士每天两頓伙食，也組織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輸送。

1月30日上午，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廖夫人何香凝先生等在眞茹进行慰劳。在她們的主持和組織下，一天功夫筹設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先生到前綫慰問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她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就了全新棉衣褲三万多套，运送給全体官兵穿用。

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曉籟于2月5日到眞茹指揮部，随来二百

China

多名童子軍，交十九路軍指揮。他們在我軍作战期間，始終坚持工作，直到我軍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綫牺牲。

东北鴻膺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还有苏北人民組織的大刀队等，都要求使用伤兵的枪上前綫杀敌。指揮部因为他們沒有經过訓练，所以沒有批准他們去前方，只把他們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一部分到青阳港第二綫参加防御工事工作。

海內外人民知道十九路軍在上海发动抗战后，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錢，也有的寄衣物食品等慰劳我們。人民羣众对于我軍的热烈支援，鼓舞和激励了前綫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我軍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現代化軍队的关鍵所在。

五　蔣介石等亲日派破坏淞沪抗战的陰謀和罪行

（一）蔣介石阻撓十九路軍抗战的一些具体措施：

蔣介石在宁粵和議后被迫下野，“一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住在溪口，表面上不問政事，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他在我軍开始行动后，不断策划对日投降陰謀。“一二八”前四天，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鍇，說張靜江有事要和蔡廷鍇面談，要蔡到杜宅一談。蔡到杜家时，張靜江正在等候。午餐后，張靜江对蔡廷鍇說：“十九路軍素来軍紀严明，革命战爭有功。上海日軍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軍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損失极大。倘能激退，我可报告蔣总司

China

令。”蔡廷鍇当即对張說:“上海是我国領土,十九路軍是中国軍队,有权駐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軍胆敢来犯,我軍守土有責,决定迎头痛击。張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納我的意見,向蔣总司令报告。”張听了蔡的話,一时面紅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緩和,史量才說張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張靜江的行动,显然是蔣介石所授意的。

蔣介石指使張靜江破坏我軍抗战不成,曾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車,准备接替閘北翁照垣部的防务。經蔡廷鍇指令翁照垣拒絕交防,蔣介石的这一阴謀未能得逞。

(二)按兵不动,坐視不援:

十九路軍在战爭中所消耗的武器彈药和医药器材,国民党政府一概不予补給。日軍的坦克車、鉄甲車、飞机,杀伤力大,我軍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經向軍政部一再呼吁請領,軍政部始終不发一枪一彈。一个多月中間,日軍不断有大量海陆空軍增援;十九路軍函电請援,国民党政府始終置之不理。軍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通令各部队說:“十九路軍有三师十六团,无須援兵,尽可支持。各軍将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須受抗命处分。”因此,当时駐无錫、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駐浙江的戴岳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蔣介石嫡系部队約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視我軍孤軍苦斗,不予支援。国民党政府这种事故卖国的汉奸行徑,眞所謂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鮮耻”之尤!

(三)尅扣軍餉与截留捐款:

十九路軍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領到应得軍餉分文。国民党政

China

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餉（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1932年5月底，軍政部欠发十九路軍的軍餉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内外同胞捐給十九路軍的款項，約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十九路軍曾編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軍向軍政部請領欠餉时，軍政部竟說捐款应归公有，欠餉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繳。当时我軍官兵因需款应用，只得勉强同意将捐款抵充欠餉（因为不如此，官兵将不知何时才能領到欠餉），但坚持将余款百余万留作殘廢官兵撫恤教养之需，軍政部才不得不同意。本来，人民捐款是奖励抗战官兵和购买軍需物資的，拿捐款充軍餉，是沒有理由的。后来全体官兵知道卖国賊何应欽这种尅扣捐款行为，无不切齿痛恨。

（四）蒋記海軍当局的丑态：

駐留在上海的国民党海軍，不但不給抗日軍以任何援助，而且还与日本海軍当局达成如下协議："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軍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維友誼。"

海軍这种卖国行为当然出于蒋介石的授意，蒋介石从来就是认賊作父、反敌为友的。

（五）王賡献地图：

国民党財政部直属税警团有两团原駐上海浦东靠黄浦江沿岸一带，战事发生后，該团撤退无路，經宋子文要求撥归十九路軍指揮。敌增加兵力后，我軍召开軍事会議。王賡以税警团旅长身分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图"和"作战計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場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軍偵知，将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紙吹嘘俘虜十九路軍旅长王賡云云。王賡是美国西点軍校毕业的，与美帝特务有勾

China

結，当晚被日方扣押数小时，即由美总領事具保釋放。这是国民党政府破坏淞沪抗战的另一罪証。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編排"王賡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敗类。

（民革中央文史資料組供稿）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